

文章编号:1005-0523(2013)03-0119-03

严歌苓移民小说《扶桑》和《少女小渔》中母性的解读

彭莉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严歌苓,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她的小说着眼于女性,解剖女性的生命与情感,从多个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分析移民小说《扶桑》和《少女小渔》中女主人公形象,来探讨处于弱势的女性体现的最原始最本真的母性。

关键词:严歌苓;扶桑;少女小渔;母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严歌苓,旅美华人作家,编剧。近几年,随着她的作品不断在中国大陆出版并改编成影视剧,她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人物。作为第五代移民,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她的小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敏锐的感触为基础,描述了真实的旅居生活和自己的真情实感。她的小说传达了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1]。严歌苓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人物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作者表达了她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严歌苓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站在女性的角度,通过描写各种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女性在时代的大背景与集体的小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挣扎与反抗,来探析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性^[2]。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和《少女小渔》刻画了新旧两代移民女性。这两个女性人物虽然相隔一百多年,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她们集卑微与坚韧,弱小与强大,受尽欺压与宽容大度于一体^[3]。

1 《扶桑》和《少女小渔》中的女性形象

《扶桑》中的女主人公扶桑是19世纪末被人从中国大陆南方拐卖到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妓女。被拐卖前,她只是一个缠着小脚、足不出户、本分、沉默、顺从的中国女性,和一位广东的小少爷定了亲,第二年少爷出国淘金,从此音信全无。14岁时,婆家让她和一个代表她丈夫的大公鸡拜堂成了亲。人贩子以出国找她丈夫为由,把她拐到美国旧金山,卖到妓院当妓女。扶桑经历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却依旧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地接受一切。她被多次拍卖,遭受皮鞭的抽打,甚至轮奸却依旧“健壮、自由、无懈可击”^[4],她的身上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连虐待她的人都感到惊讶。小说中严歌苓描述的扶桑“成熟、浑圆、高大、实惠,动作迟钝,口慢脑筋慢”^[4],她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她宽容忍耐,始终保持着“谜样的微笑”,“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4],她以无怨无悔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和不幸。这个来自东方的妓女吸引了西方的12岁男孩克里斯。克里斯爱上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女子,甚至背叛家族来与扶桑相会。扶桑也爱上了这个白人少年,两人展开了几十年的爱恨情缘。与克里斯完全不同,甚至与其他华人形象也大相径庭,大勇是唐人街的恶霸,他放高利贷,贩卖人口,杀人,他无视法律,作弄白人。唐人街的华人对他又怕又敬。他是具有雄性气概和反抗意识的硬汉形象,虽然作恶多端,但他内心深处却恪守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有着传统的乡土观念,他思念家乡妻子的,因为这个妻子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大勇像对待动物一样使

收稿日期:2012-12-16

作者简介:彭莉(1977-),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文文学。

唤、虐待逆来顺受的扶桑,后来,他隐约觉察扶桑就是他未谋面的妻子,但不肯相信这个被无数人蹂躏过的妓女就是他的妻子。最终,为了扶桑,大勇被洋人处死。虽然心里爱着克里斯,扶桑还是拒绝了克里斯的爱情,在大勇上刑场的那天,扶桑穿戴隆重,和大勇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之后带着大勇的骨灰回到故乡。

《少女小渔》中,忍耐、顺从的少女小渔随男友江伟从中国大陆来到澳洲,他们都没有在异乡可以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为了获得绿卡,江伟安排小渔与一个意大利老头假结婚,为应付移民官的抽查,小渔不得不与老头子同住一栋房子。虽然男朋友江伟是这个假结婚的策划者,但他还是不愿看到小渔和意大利老头生活在一起,他把所有的怨气、委屈都发泄在小渔身上。小渔是那种不计较、没有心机、心肠软的姑娘,她包容了江伟无理取闹和委屈,连哭的机会都让给江伟。小渔的善良宽容同时也感化了失意的意大利老人,并使他的生活态度有了阳光的一面。最终,假结婚的合同到期,江伟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小渔搬离意大利老头的房子。意大利老头病倒了,并留下了不舍的眼泪。

2 “弱者”——扶桑和小渔

扶桑和小渔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她们理应对生活的坎坷有抱怨,可是她们没有一点对现实的愤怒,对身边人的苛责。虽然柔弱,却善良宽厚,她们用自己的宽容接纳一切命运的不公。就像在极端贫瘠的土壤里依然顽强盛开的花^[5]。

扶桑似乎没心没肺,人贩子把她骗上船,并用烤过的狗皮膏药蒙住她的嘴,以防她大哭大叫,哪知她不哭不闹,带一嘴黑色膏药渣子,把粥喝光,不像其他被拐的人那样闹绝食,她吃的下睡得着。几个月的海上生活,其他人因为生病相继被抛入大海,她不但没死,还长得白白胖胖。在到达旧金山后,被当成货物过磅时,她“卖力地吊在那里,像被猎来的兔那样团团缩紧腿,让人看详尽。”^[4]在妓院,因为不会招揽客人,扶桑经常被剥光衣服用皮鞭抽打。在做妓女让她不得不打掉5胎的情况下,也没能让她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只是脸稍微肿了些。《少女小渔》中对小渔的描述是:“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满得沉甸甸了。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耐劳,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6]虽然与意大利老头的假结婚是江伟策划的,但看着女朋友和意大利老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还是觉得烦闷,他经常拿小渔撒气。时不时地用话语讽刺她,甚至有时候使用性暴力。面对这一切,小渔却是用近乎母性的宽容来化解。甚至连哭都把机会给了所谓的生活中的强者——男人。“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6]对于扶桑和小渔,小说里都说到她们的微笑,扶桑是“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而小渔则是“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6]

在严歌苓的笔下,扶桑和小渔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她们是西方社会中的东方人,男权社会中的女人。她们的性格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那种温顺女子的性格,她们宽容忍耐、麻木顺从、无怨无悔,包容所有的罪孽和苦痛。扶桑甚至以享受的姿态承受一切苦难与不幸。他们以弱者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7]。

3 扶桑和小渔的“母性”

扶桑和小渔就像奥涅尔在《大神勃朗》中勾勒出的‘地母’:“地母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活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行动迟缓,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记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8]这样一位粗鄙的地母,曾被作家张爱玲奉为女神。她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个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而地母的形象却如此鄙陋而真实,满怀怜情悯意,象罪恶丛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大地,也是远古一位野蛮而宽怀的母性形象。

扶桑和小渔正如地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包容一切,以博大的胸怀来接纳罪恶、消解灾难。在小说中,扶桑和小渔处处体现了她们的母性情怀。她们无原则的忍让,无条件的宽容。扶桑,以弱者的姿态宽恕了强者对她的欺凌,她“跪着的姿态使得她美得惊人,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却

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4]扶桑对克里斯,“像个年轻的母亲那样看着眨眼间长成男子汉的儿子,脸腾起血色。”^[4]扶桑为克里斯这个年轻的嫖客斟茶“你心爱的、护短的笑了,你从小炭炉上提下茶壶,又往斟出的茶上轻轻吹气……你终于倾下脸,用嘴唇一啄茶面,不烫,正好,你对他嘱咐地看一眼。”^[4]克里斯几乎穷尽一生才明白,自己迷恋这个东方妓女的根源,原来是扶桑身上体现出来的母性。只有这种母性才能让扶桑敞开自己,给人去践踏。小渔知道意大利老头报假账赖她的钱,对老头不仅没有恨意,还充满了怜悯,每回老头以各种方式向她索钱时,她“接过帐单,不吭声立刻就付钱,根本不向江伟吐一个字。”^[8]她对老头满是同情,从一开始的假结婚:“看到一张老脸向她压下来,她心里难过起来。她想他那么大岁数还要在这丑剧中扮个新郎,而没指望真去做回新郎。这辈子他都不会有这个指望了,所以他才把这角色演得那么真,在戏中过现实的瘾。”^[6]

在这种包容的母性中,貌似强大的大勇被扶桑怜悯并当成被救赎的对象,猥琐的意大利老头也被小渔感化,有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4 结论

陈思和先生评价严歌苓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道:“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8]扶桑和小渔作为新旧移民中的底层女性,她们身上有很多相似性:她们卑微但是宽厚,她们命运多舛但是坚韧,她们任人欺压但是包容大度,她们身上所共有的就是最原始最本真的母性。这也是严歌苓笔下这类女性的强大之处。

参考文献:

- [1] 张栋辉. 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J]. 烟台大学学报, 2011(1): 67-72.
- [2] 宁东. 贝娄小说《雨王汉德森》的个体心理学解读[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11, 28(1): 107-110.
- [3] 何璐. 严歌苓小说的“雌性”之笔[J]. 文史博览, 2012(6): 19-20.
- [4] 严歌苓. 扶桑[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96-121.
- [5] 熊修雨.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J]. 汕头大学学报, 2012(1): 12-18.
- [6] 严歌苓. 少女小渔[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5.
- [7] 管淑红. 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态度系统研究[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2011, 28(3): 98-103.
- [8] 陈思和. 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J]. 上海文学, 2003(9): 27-30.

The Maternal Instinct in Yan Geling's Migrant Novels

Pe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Yan Geling,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contemporary new immigration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er novels focus on women, analyzing women's life and emotion, reflecting deeply on the humanit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and *Young Girl Xiao Yu*,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al maternal instinct of vulnerable women.

Key words: Yan Geling;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Young Girl Xiao Yu*; maternal instinct